



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

ISSN 1002-1329,CN 11-2378/TU

《城市规划》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脱贫后乡村振兴的“功能-空间”协同路径——基于资源资本化的视角
作者：乔晶，李彦群，耿虹
网络首发日期：2025-06-25
引用格式：乔晶，李彦群，耿虹. 脱贫后乡村振兴的“功能-空间”协同路径——基于资源资本化的视角[J/OL]. 城市规划.
<https://link.cnki.net/urlid/11.2378.TU.20250625.0941.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脱贫后乡村振兴的“功能-空间”协同路径* ——基于资源资本化的视角

PATHS TO “FUNCTION-SPACE” SYNERGIZATION IN POST-POVERTY RURAL
REVITALIZATION: A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PERSPECTIVE

乔 晶 李彦群 耿 虹

QIAO Jing; LI Yanqun; GENG Hong

【摘要】功能和空间在相互调适中的协同演进是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期要求。脱贫后，乡村“功能-空间”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奠定了振兴的基础，但也隐含功能升级困难、空间品质难以维系等问题。基于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视角，运用资源资本化理论阐释乡村“贫困-脱贫-振兴”的本质与脱贫乡村“功能-空间”的组织逻辑及变化特征，剖析脱贫乡村面向振兴的“功能-空间”协同困境，最终从实践目标、实践基础与实践主体三个维度提出脱贫后乡村振兴的“功能-空间”协同组织路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借鉴，也力图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提供空间治理视角的补充。

【关键词】资源资本化；脱贫后乡村；“功能-空间”协同；乡村空间治理；乡村振兴

ABSTRACT: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function and space in mutual adaptation is not only the intrinsic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requirement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function-space” in rural areas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Whil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revitalization,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great difficulties in upgrading the implicit functions and maintaining the spatial quality dur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is paper employs the theory of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to elucidate the natur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in rural areas. Meanwhile, it explores the “function-space” organizational logic and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alleviated rural areas, and analyzes the dilemmas faced by “function-space” synergiz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end, the paper proposes organizational paths to “function-space” synergization in post-poverty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practical objectives, foundational frameworks, and main bodies. It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o offer supplementary insights for the anti-poverty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governance.

KEYWORDS: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rural areas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function-space” synergization;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我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模式”的贫困治理在实践中释放了巨大的效能^[1]，使我国脱贫乡村的空间品质与地域功能得到了极大改善^[2]，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在扶贫行政嵌入的任务性、短时性与局部性干预下，乡村的空间重构与功能拓展也隐含不适应、不匹配与不可持续的问题，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来了挑战^[3-4]。

【作者简介】

乔 晶(1989-)，女，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自然资源部城市仿真重点实验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分会青年委员。

李彦群(1994-)，男，博士，自然资源部空间规划局主体功能区处一级主任科员。

耿 虹(1961-)，女，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自然资源部城市仿真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本文通信作者。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251609a

【修改日期】2025-06-11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CAS理论的大都市地区镇村‘功能-空间’协同组织模式——以武汉市为例”(52108052)、“精准扶贫下的滇西南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特征、效用评估与规划整固研究——基于返贫风险视角”(52178040)共同资助。

“功能-空间”在相互调适中的协同演进是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5]。202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指出“衔接推进脱贫地区全面振兴”“推动帮扶政策体系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转换”，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也成为近年来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引导方向。因此，如何充分运用扶贫时期配置性资源的支持和权威性资源供给的基础，避免脱贫后乡村由于缺乏内生动力而出现产业功能升级困难、空间人居品质难以维系等现象是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问题。

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看，发展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6]。脱贫接续振兴的关键是探索乡村资源如何实现良性、有序、持续的资本化，进而带动乡村功能和空间持续优化，向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迈进。

1 资源资本化视角下乡村“贫困-脱贫-振兴”的再认识

1.1 资源资本化视角下乡村贫困的本质

资本的积累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首要推动力。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指出“资产”包括消费资产、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3个部分，其中只有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能够创造利润与收入，从而决定贫富程度，并且没有流动资本，固定资本也无法产生任何收入。因此，为了保障消费资产与固定资本的规模，流动资本需要不断地向二者转化以完成资源资本化，进而通

过促进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利润与财富^[7]。将资产的概念及其机制与乡村发展内涵相链接则会发现，乡村贫困的本质，不论是收入、能力与权利的贫困^[8]，归根结底即是乡村发展中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匮乏导致资源资本化的自我动力不足，进而使得总资产规模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图1)。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总收益规模较低；二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固定资本，但无流动资本补充固定资本，从而导致总收益规模较低。

1.2 “贫困-脱贫-振兴”过程中乡村空间的资源资本化

与工业和商业不同，乡村作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域空间，其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无法脱离农业生产的载体——土地。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适宜耕作的土地不仅是固定资本，同时在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中也能够为流动资本提供补充，具有“资源-资产-资本”的三重属性。从具体过程来看，一方面，土地首先是具有自然生产力和空间承载力的生产“资源”，能够通过生产农产品创造利润；同时，通过确权完成向“资产”的转换，并在分权、定价与利益分配等制度的支持下实现物质与价值的分离，成为具有价值流动性的“资本”，从而产生收益，完成土地资源的资本化^[9]。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空间属性，可以通过产权主体的建设产出建筑物、构筑物等空间产品，一部分可以通过自用、出租等方式直接获取产权收益，另一部分可以通过空间再生产成为消费空间，如民宿、采摘园、农家乐等，也可以直接产出消费产品，如特色手工产品、文化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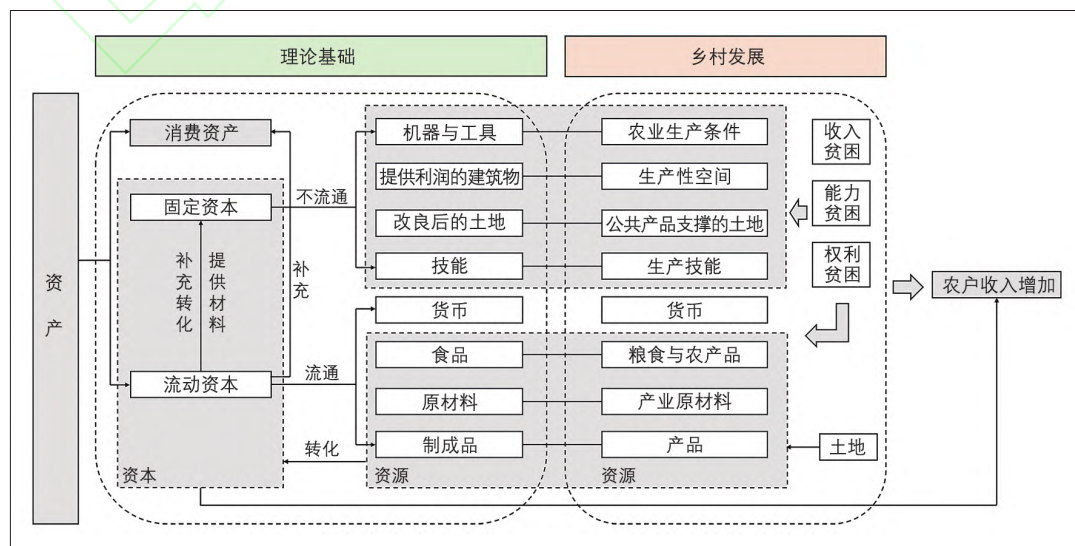


图1 资源资本化视角下的乡村贫困本质

Fig.1 The nature of rural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址、民俗表演等, 从而产生收益, 完成空间资源的资本化^[10], 作为流动资本的补充(图2)。

与一般地区乡村不同，我国贫困乡村多数分布在偏远山区、高寒地区等连片特困区域^[11]，易致返贫的资源约束、环境限制、交通阻隔等多因素^[12]使得土地资源资本化与空间资源资本化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由于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匮乏，土地资源资本化缺少技术改良与要素投入，同时也存在以短期收益为目标而对土地过度使用的代偿现象，如生态环境破坏、林草资源低价长租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因此，脱贫的实质即是在外部力量的主导下，持续投入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以资金、公共产品等重资本投入作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方式，从内部消减农户对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投入负担，同时，代替农户承担资源资本化的外部风险，促进农户轻资本、低风险介入生产，完成贫困乡村和小农经济无法自我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与产业升级，帮助乡村完成乡村空间的资源资本化过程^[13]。此外，图1与图2共同体现了土地资源资本化与空间资源资本化存在内在的循环关系。空间资源资本化产生的空间产品和利润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分别转化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再次进入土地资源资本化与空间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如果空间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停止，土地资源资本化不仅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还会出现土地过度资本化，引发土地“非农化”“非粮化”等现实问题^[14]。因此，从资源资本化的视角来看，乡村振兴的本质是要持续推进土地资源资本化与空间

资源资本化，特别是空间资源资本化，促进流动资本的不断产生，通过乡村空间资源的价值提升增加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总规模。

2 资源资本化驱动下脱贫乡村“功能-空间”的组织变化

乡村振兴是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过程^[15]。脱贫攻坚作为统筹安排资源配置、优化人地关系的系统性国家工程^[4]，大幅度提升了乡村空间品质与地域功能价值，使得脱贫乡村“功能—空间”的原生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明晰资源资本化驱动下脱贫乡村“功能—空间”的组织逻辑与变化特征，是合理配置资源、推进乡村振兴时期“功能—空间”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2.1 资源资本化驱动脱贫乡村“功能-空间”组织转型的逻辑

乡村空间是功能的载体，功能决定空间的形式。空间供给与功能需求在互馈调适的过程中存在协同、调整和冲突3种组织形式。在内外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的地域功能类型不断拓展，空间供给形式持续更新，乡村“功能—空间”关系遵循“调整—冲突—协同—再调整—再冲突—再协同”的路径循环往复。从资源资本化的视角来看，乡村贫困阶段，由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规模总量较少，乡村功能以基础农业生产为主，空间资源总价值与土地资源资本化的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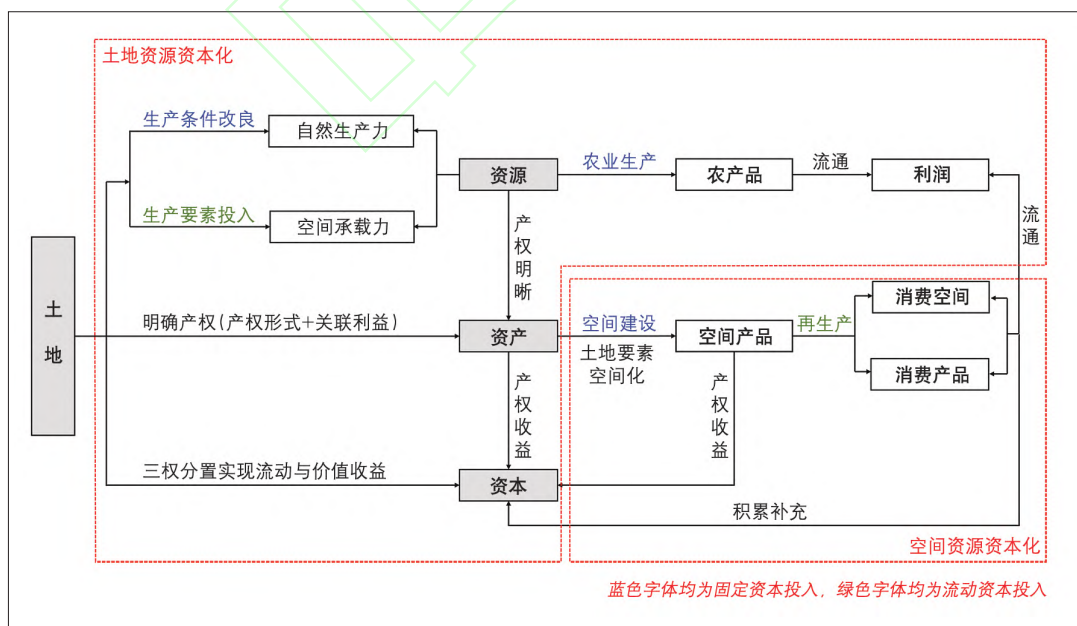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贫困-脱贫-振兴”中的土地资源资本化与空间资源资本化

Fig.2 Capita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space resour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in rural area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产品——农产品价值相当。同时，空间供给水平限制下的低生产力也导致农产品价值的规模总量较少且不稳定。因此，乡村“功能-空间”处于原生状态的低水平协同阶段，乡村发展呈现出自组织为主的自给自足状态。进入扶贫阶段，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均以外部供给为主，功能在扶贫嵌入的空间资源资本化驱动下出现了领域拓展，除基础的农业生产之外出现了更多的发展收益性功能，空间也在扶贫干预下出现供给增加和品质提升，空间资源总价值由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同时增加而暂时性提升。此时，乡村“功能-空间”的低水平协同组织形式被打破，二者进入调整期。脱贫后，乡村进入巩固衔接期，乡村空间仍然保留着扶贫时期的固定资本投入结果，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外部供给同时面临不可持续的困境，一方面空间资源资本化向土地资源资本化提供资本补充的循环存在断裂的风险，内在发展动力尚未形成，空间资源总价值产出不稳定；另一方面流动资本也无法维持脱贫后乡村空间品质，巩固固定资本的投入成果，“功能-空间”进入冲突期。而进入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时期，乡村空间的资源资本化过程有序进行，内生动力被激活，乡村“功能-空间”进入高水平协同状态(图3)。可以发现，“功能-空间”的协同并不必然代表乡村空间资源价值增加，“功能-空间”进入调整期也往往意味着新要素资源的介入或抽离，从而引发功能的重构。因此，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是要推进“功能-空间”的高水平协同，在动态演进中促进资源资本化的持续进行与空间资源价值的螺旋上升，实现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生活的全面发展。

2.2 脱贫乡村“功能-空间”的组织变化

从资源资本化的视角来看，扶贫阶段政府的资本投入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资本投入下的空间供给，另一部分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共同支持的功能拓展。其中，固定资本的投入通过改造贫困的空间因素直接对生计空间进行再造^[16]，如易地扶贫搬迁、就地住房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公共产品空间供给，在提升空间品质的同时为功能拓展需求的衔接提供物质空间基础。政府通过直接投入资本与搭建平台吸引社会资本，拓展乡村地域功能，从基础性生存功能向发展性生产功能、区域性保障功能转变(图4)。从贫困到脱贫，乡村“功能-空间”原生的封闭性、低水平、内平衡的自组织协同形式被外部主导的资源资本化打破，“功能-空间”进入组织调整期。这意味着乡村功能的拓展和空间的重构，但也同时冲突会随之而来。如若没有及时引导，会在实践中出现各种低质低效的问题，阻滞乡村的全面振兴。

3 资源资本化视角下脱贫乡村“功能-空间”的协同困境

“功能-空间”在相互调适中的不断演进是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17]，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要求。脱贫后，乡村“功能-空间”组织关系仍然处在调整状态，扶贫外部力量主导的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投入的不可持续使得“功能-空间”在向高水平协同状态的推进中存在空间低质低效、功能衰退危机、空间资源贬值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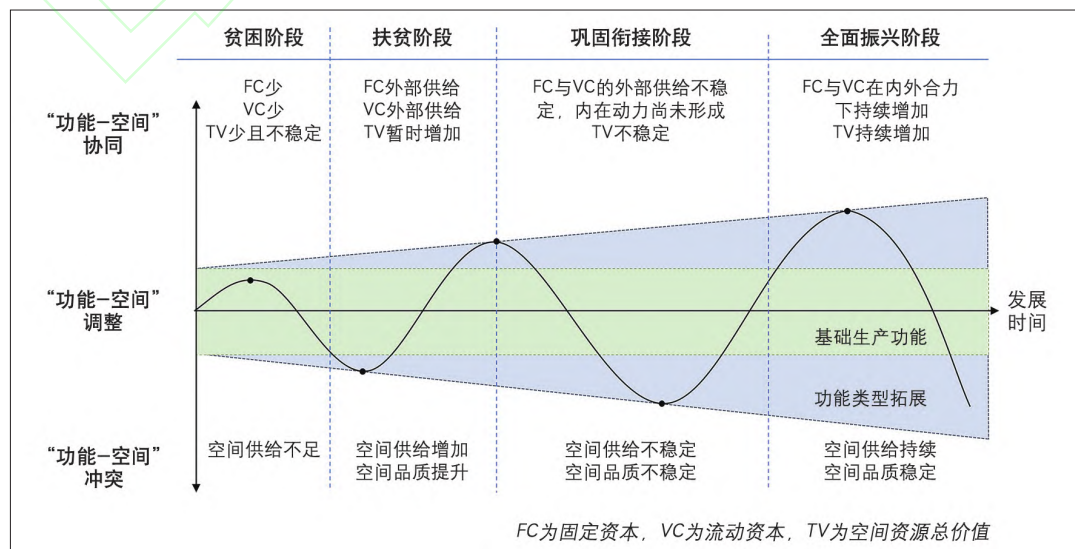


图3 资源资本化驱动脱贫乡村“功能-空间”组织转型的逻辑

Fig.3 Logic of “function-space”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poverty-alleviated rural areas driven by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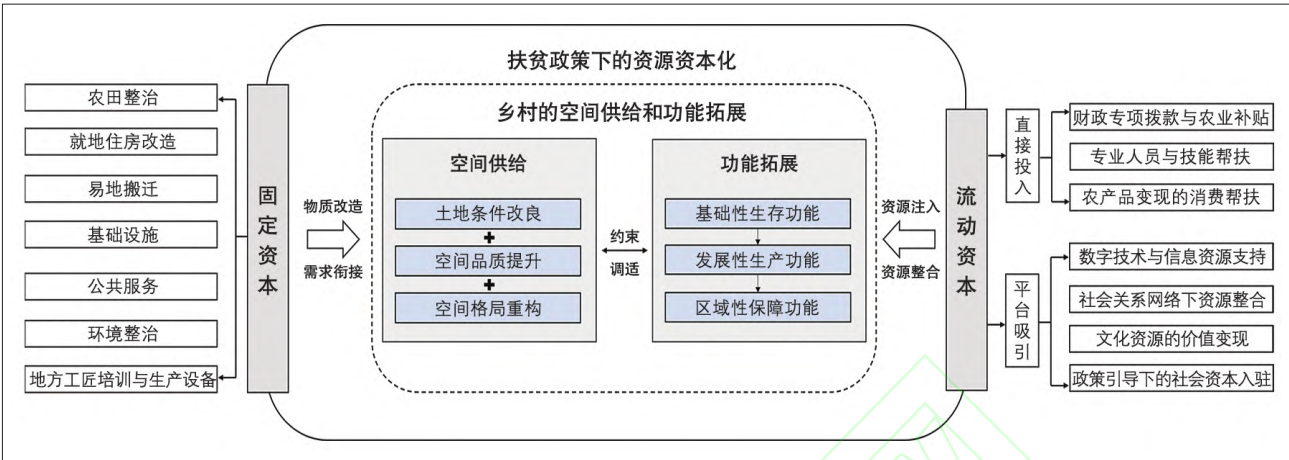


图4 资源资本化视角下扶贫政策嵌入的乡村空间供给和功能拓展

Fig.4 Rural space supply and functional expansion guided by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3.1 空间供给成果难以持续维系引发功能性危机

直接性的资金投入与帮扶性的社会投入在脱贫攻坚期的强推与突击下，具有任务性、短时效与局部性的特征^[18]，在5年过渡期结束后不可持续。而贫困治理时期的固定资本投入，如基础设施、生产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易地搬迁等本质为空间重构的工程在脱贫后会长期存在^[19]，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原本的空间生产秩序与实践逻辑，成为乡村振兴阶段土地资源资本化与空间资源资本化重要的空间基础。如，据2023年度乡村建设评价数据显示，湖北某脱贫后乡村，由于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农业设施建设、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居环境建设方面的后续投资需求仍然较高(表1)。目前，上述空间供给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专项资金补贴，但可以预见，专项资金补贴停止后村庄的维护成本将大幅增加，若流动资本不能及时补充，甚至可能出现负资产化的现象，引发脱贫后乡村在社会保障、文化传承与生态保育等方面的功能性危机。

3.2 外部资本供给退场后的功能衰退与空间浪费

农业生产是乡村的基础功能，也是乡村的生存性功能。扶贫政策中的农田整治、环境整治是典型的固定资本投入，在土地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中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巩固了乡村的基础性功能，也强化了乡村在区域中的粮食安全和生态保育的重要保障价值。而社会资本的入驻则开启了空间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拓展出基于乡村地方性资源的发展性生产功能，如休闲旅游、农产品深加工、文化体验、电商物流等，将文化、景观、农产品等地方性资源变现，在提升乡村资源总体价值的同时也释放了其在区域分工中的功能价值。而当权威性投入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无法持续配置后，首先引发的是功能衰退，相伴而来的即是生产空间的退化和衰落。如政策性产业项目的难以为继甚至撤出后的空间闲置，土地流转后的资本运营失败等。如，湖北省某脱贫村，在社会帮扶下投入50万建成养鸡场，但帮扶期结束后养鸡场场址几近荒废，不仅无生产能力，也造

表1 湖北省某脱贫村2023年村集体空间建设支出情况

Tab.1 Expenditure on space construction by the village collective in a certain poverty-stricken village in Hubei Province, 2023

支出项目	支出金额/万元	具体内容	备注
农业设施建设	10	主要用于机耕道路修缮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30	主要用于修路修桥及公共照明等	
人居环境建设	13	主要用于地埋式垃圾池建造	
三产融合相关设施建设	300	主要用于蕲艾加工厂产业配套建设	其中50万元来自省委组织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用于新建蕲艾仓储，流转土地300亩
合计	353		仅为空间建设方面支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成了空间浪费。

3.3 “功能-空间”冲突下的乡村空间资源贬值风险

在外力主导下的资源资本化驱动下，拓展后的功能与重构的空间从类型、要素、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独立性变化，其内在的协同关系发生了暂时性的失衡，诸多不适应、不匹配的冲突现象开始显现(表2)。一方面，一旦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的外部投入中断后，“新”功能与“新”空间的提升与优化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二者之间也存在由于不适应、不匹配而导致的不可持续问题，表现为“新”功能要素无法契合式补给“新”空间、“新”空间要素难以支撑“新”功能拓展。乡村空间资源价值化的可持续性不确定，同时，在重资产投入后的利用低效、维护困难与闲置浪费，全面了降低消费资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的总量，隐含乡村空间资源贬值的风险。

4 脱贫后乡村振兴的“功能-空间”协同组织路径

综合分析，脱贫后乡村振兴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整固”脱贫后的乡村功能拓展成果与“优化”脱贫后乡村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则要引导“新”功能与“新”空间之间形成高水平协同的互馈组织秩序，以应对帮扶外力退场后的自我发展乏力，通过功能整固与空间优化的协同性关系促进自我资源资本化，并产生现金流作为农户与乡村的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积累，形成乡村振兴时期的自主性空间治理机制。同时，需要明确的

是脱贫后乡村“功能-空间”的协同组织与持续发展并非仅依靠某一类或某一级乡村规划即可达到目标，而是需要与不同层级的空间治理目标密切链接^[20]，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体协同力量^[21]，形成包含目标、对象与主体的综合性体系，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

4.1 实践目标：整固式推进乡村“功能-空间”高水平协同

乡村功能需求与空间资源配置紧密衔接，是资源资本化的内在动力。脱贫后乡村“功能-空间”的组织目标需要协同考量乡村在多层级地域的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与功能整固，避免样本式的短期建设与嵌入式打造。因此，整固是基础也是关键。“整”是指以规划科学的完整性、系统性为指导，调动空间规划策略与手段，全面发掘、整合脱贫后乡村的内外部、多层次的空间发展潜力资源，同时调整因任务型、局部式、条块化所造成的空间重构不完整与不系统的状态；“固”，则是全面分析并巩固乡村功能重组与空间重构中的积极要素与健康耦合关系。借助于规划整固方法，总体上形成脱贫乡村“功能-空间”多维协同的良性耦合关系，逐渐消除不稳定性及其负面影响，建立体现整体性特点、具有稳固性特征和内在性活力的乡村发展格局。具体来看，整固的对象主要针对乡村的基础性生存功能，围绕人居空间的基础性生存功能进行保底式建设、维护与提升，保障脱贫后乡村的基本农业生产功能与生态空间品质，确保其在区域发展中的粮食安全、生态维系与社会兜底保障功能。在整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乡村的拓展性功能优化

表2 脱贫后乡村“功能-空间”的暂时性失衡表现
Tab.2 Manifestations of temporary imbalance in “function-space” synergization in rural areas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组织形式		冲突表现
原功能-新空间	原生活功能-新生活空间	• 异地扶贫搬迁下的产居空间分离 • 贫困治理下的标准化空间建设与多样化生活需求的不耦合 • 自上而下兜底式的功能供给对乡村原生文化空间秩序的忽视
	原生产功能-新生产空间	• 传统农业生产形式与规模化生产空间的不匹配 • 传统农业与补贴项目的空间冲突(如光伏产业与农业种植空间的矛盾)
新功能-原空间	新生活功能-原生活空间	• 新消费功能与原生活空间的品质需求不匹配 • 原生活空间的腾退低效导致人居空间进一步稀释
	新生产功能-原生产空间	• 项目下乡的建设用地缺乏，与乡村空置性房屋、闲置用地共存的供需不匹配 • 新产业形式与原零散化的生产空间组织形式不匹配
新功能-新空间	新生活功能-新生活空间	• 新生活空间的高成本维护导致生活功能提升的不可持续 • 新治理空间的边界扩散解构了原社会经济共同体，共同体内在的向心力瓦解、新共同体的秩序尚未建立
	新生产功能-新生产空间	• 新非农化产业对原生自然生态空间的环境干扰 • 产业扶贫输血中断导致生产空间优化的重资产投入浪费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为目标，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根据地方性资源特色与脱贫基础进行发展性收益功能的分化式纵深引导，增强乡村发展的社会弹性，使乡村在区域层面具有参与市场分工的价值位序，助力农户在个体层面充分利用政府的重资产基础继续实现轻资产运营而创造现金流(表3)。

4.2 实践基础：构建全域空间资源资本化治理体系

乡村的多功能性依靠土地与空间的多功能利用而体现^[22]，利用的过程也是促进土地与空间资源成为具有价值创造的生产要素属性的过程。依据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与农业空间资源开发的维度拓展，乡村空间的资源资本化经历了不同产业维度的发展过程与定价机制(图5)，完成了从单纯的平面地租定价到全域立体空间价值的拓展。扶贫过程中的农用地整治、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产业与科技扶贫、生态补偿等措施，实质上已经覆盖了围绕乡村发展的一产、二产与三产的资源资本化帮扶投入，降低了乡村与农户的固定成本支出，并拓宽了乡村增收的渠道，为脱贫乡村提供了进入市场的机会。因此，脱贫后乡村的空间治理范围也应当从平面的土地资源向立体的全域空间资源扩展，强调“功能-空间”组织的整体性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不可分割性。但是，乡村空间资源资本化过程中的定价机制尚不充分，土地“非粮化”与“非农化”的市场化需求也日益扩张，若仍按照农产品价格进行定价，本质上是忽略了乡村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容易造成乡村空间资源资本化的“隐形剥夺”^[23]，因而，需建立符合脱贫后乡村空间治理范围的系统性、全域性规划整固机制，促进乡村空间资源

表3 整固式推进乡村“功能-空间”高水平协同的具体内容
Tab.3 Content of consolidation-based promotion of the high-level “function-space” synergization in rural areas

	功能领域	空间供给	整固阶段	发展阶段
区域性功能	粮食安全	农用地整治	●	●
		农业生产设施	●	●
	农业生产	土地流转	○	○
		规模化集约化布局优化	○	●
	社会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	●
		基础设施	●	●
	生态功能	自然生态修复	●	●
	文化传承	地方性公共空间	●	●
		地方性人居建造文化	○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
个体功能	居住功能	人居空间环境整治	●	●
		住房改造	●	●
		建设用地腾退	○	●
		道路改造	●	●
		基础设施提升	●	●
	公共服务功能	公共服务设施	●	●
		公共交往空间	○	●
	非农生产功能	非农产业空间县域统筹	○	●
		点状用地供应	○	●
		工业产业项目	○	○
		农产品加工项目	○	○
		乡村旅游产业项目	○	○
	商业服务	商业化公共空间	○	●
		旅游功能型空间	○	○
		电子商务等服务空间		○
		田园综合体	○	○

注：●为必做，○为有条件做。
资料来源：参考湖南省、湖北省等地村庄规划编制标准与云南省脱贫后部分乡村规划编制案例具体项目。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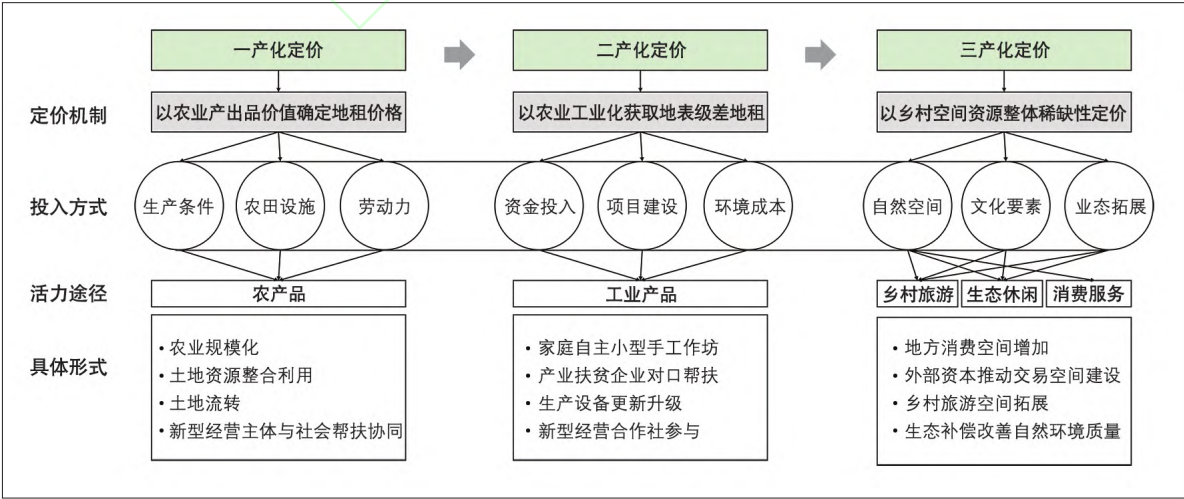


图5 产业维度下土地资源资本化向全域空间资源资本化的转化过程

Fig.5 Transformation from land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to all-domain space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in the industrial dimens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有序、永续的资本化。

4.3 实践主体：任务型行政外部嵌入转向需求型自主协同

通过“造血式”扶贫和制度性供给形式的任务型外部引导，脱贫后乡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空间资源资本化的短板，但是在巩固脱贫成效、衔接乡村振兴的过渡期与发展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空间建设扩张与空置现象并存、资本下乡后生态空间的功能剥夺、统规统建^①下社会文化空间的价值消解等问题仍然突出^[24]。权力主体主导下的任务型贫困治理具有清晰、标准的国家工程设计特征与显著的治理成效^[25]，但在乡村振兴持续性、复杂性的目标要求下，乡村空间治理的组织形式需要向需求导向下的多主体自主协同转变，以更好的协调融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乡村空间双重作用机制^[26]。一方面，维持资源资本化对乡村发展的推动性作用，将资源资本化与调动乡村社会内在的活力挂钩，切实、精准地衔接自上而下的空间资源配置与农民自下而上的功能需求偏好，另一方面，壮大集体经济组织和地方性自治力量，合理约束资本化的空间扩张与社会嵌入，推动脱贫后乡村从任务主导的行政外部嵌入式发展向需求主导的“新功能—新空间”协同发展转变。

5 结语

我国乡村已经迈向了全面振兴的新阶段。习总书记2020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在“应变”与“固本”的命题中，乡村的价值从来不仅仅是土地和农业，更关乎社会稳定、生态安全与百业兴旺。贫困治理的中国特色实践已然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如何传承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中的逻辑与格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引领下的发展成效，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新时期的乡村空间治理应当在生态文明的整体性、系统性思想引领下，整体、系统地认知乡村空间资源价值，适度推进乡村资源资本化，探索脱贫后乡村振兴的传承与超越之路。

注释(Note)

- ① 统规统建(有些地方是统规联建)在脱贫攻坚的异地扶贫安置中较为常见，即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或联合建设)，总体上呈现出外观、色彩、建设形制、户型等方面的统一。如云南临沧市南美拉祜族的易地扶贫安置，将原有的“棚片房”全部采用异地安置的方式，改建为现代化的砖混结构房屋，以红顶、黄墙为主要色彩。统规统建体现了政府引导下的高效建设，乡村建设风貌也较为统一协调，但统规统建采用生活功能需求导向下的标准化建设方式，忽略了特色民族、特色地域等乡村聚落的公共礼俗空间、信仰空间或交往空间的个性化建设。如少数民族的祭祀空间等。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曹湘怡, 张凤阳. 从组织视角看精准扶贫——兼论贫困治理“中国模式”的原创性[J]. 天津社会科学, 2022(2): 48-54.
CAO Xiangyi, ZHANG Fengyang. Consider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View of Organization: On the Originality of “Chinese Model” of Poverty Governance[J].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2022(2): 48-54.

- [2] 丁建军, 王璋, 余方薇, 等.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以十八洞村为例[J]. 地理学报, 2021, 76(10): 2568-2584.
DING Jianjun, WANG Zhang, YU Fangwei, et 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Drives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Shibadong Villag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10): 2568-2584.
- [3] 乔晶, 耿虹, 李玥, 等. 文化生态视角下脱贫后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以滇西南地区直过民族乡村为例[J]. 城市规划, 2022, 46(11): 106-115.
QIAO Jing, GENG Hong, LI Yue, et al. The Internal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Case Study on the Directly-Entering-Socialism Ethnic Villages in Southwest Yunnan Region[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2, 46(11): 106-115.
- [4] 豆书龙, 叶敬忠.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J]. 改革, 2019(1): 19-29.
DOU Shulong, YE Jingzho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J]. Reform, 2019(1): 19-29.
- [5] 刘玉, 刘彦随, 郭丽英. 乡村地域多功能的内涵及其政策启示[J]. 人文地理, 2011, 26(6): 103-106, 132.
LIU Yu, LIU Yansui, GUO Liying. Connotations of Rural Regional Multifunctio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in China[J]. Human Geography, 2011, 26(6): 103-106, 132.
- [6] 杨帅, 温铁军. 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10(4): 32-41, 187.
YANG Shuai, WEN Tiejun.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s, the Change in Taxation Institution, and the Capita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n the Problems with “the Three Times of Enclosing Land” Since China’s Reform[J]. Management World, 2010(4): 32-41, 187.
- [7] 斯密. 国富论[M]. 高格, 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8: 67-74.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M]. GAO Ge, trans. Beijing: The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 2018: 67-74.
- [8] 燕继荣. 反贫困与国家治理——中国“脱贫攻坚”的创新意义[J]. 管理世界, 2020(4): 209-220.
YAN Jirong. Anti-Poverty and State Governance: The Innovation Significance of China’s Poverty-Alleviation[J]. Management World, 2020(4): 209-220.
- [9] 王海舟. 乡村土地资本化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效应研究[J]. 规划师, 2021, 37(22): 5-11.
WANG Haihui.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Analysis of Rural Land Capitalization[J]. Planners, 2021, 37(22): 5-11.

- [10] 姜凯凯. 空间资源配置视角下城市规划的转型策略研究——基于我国市场经济实践的思考[J]. 城市规划, 2021, 45(1): 30–38, 61.
JIANG Kaikai.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of Urban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Resource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1, 45(1): 30–38, 61.
- [11] 周扬, 李寻欢, 童春阳, 等. 中国村域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理[J]. 地理学报, 2021, 76(4): 903–920.
ZHOU Yang, LI Xunhuan, TONG Chunyang, et al.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and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4): 903–920.
- [12] 肖敏.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空间特征及精准扶贫研究[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9.
XIAO Min. Research o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ontiguous Impoverished Areas[D]. Chengdu: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2019.
- [13] 郑宝华, 宋媛. 中国脱贫攻坚对人类反贫困理论的贡献[J]. 云南社会科学, 2021(5): 56–66, 186.
ZHENG Baohua, SONG Yuan. Theory Contributions of China'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to the World Poverty Reduc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2021(5): 56–66, 186.
- [14] 全世文, 胡历芳, 曾寅初, 等. 论中国农村土地的过度资本化[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7): 2–18.
QUAN Shiwen, HU Lifang, ZENG Yinchu, et al. The Overcapita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in Rural China[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7): 2–18.
- [15] 马晴, 程明洋, 刘彦随. 多功能视角的贫困村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重庆市茶山村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1, 40(3): 151–156, 168.
MA Qing, CHENG Mingyang, LIU Yansui. Discussion 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or Villag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Function: A Case Study of Chashan Village in Chongqing City[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1, 40(3): 151–156, 168.
- [16] 渠鲲鹏, 左停. 协同治理下的空间再造[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2): 134–144.
QU Kunfei, ZUO Ting. Space Reconstruction Un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China Rural Survey, 2019(2): 134–144.
- [17]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LIU Yansui.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 [18] 徐勇. 多学科视角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第一届“开化论坛”主旨发言要点摘编: 硬脱贫与软振兴[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1): 5–29.
XU Yo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from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Har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oft Revitalization Excerpts from Keynote Speeches of the First Kaihua Forum[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2, 39(1): 5–29.
- [19] 李小龙, 范军军, 于乐荣. 论2020后农村减贫战略与政策: 从“扶贫”向“防贫”的转变[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2): 15–22.
LI Xiaoyun, YUAN Junjun, YU Lerong. The Prospects on the China's Post-2020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and Policy: Transformation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Poverty Prevention”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0(2): 15–22.
- [20] 冯旭, 王凯. 市域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规划与实施路径——以贵州省铜仁市为例[J]. 城市规划, 2022(6): 77–89, 112.
FENG Xu, WANG Kai. Spatial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Area: A Case Study on Tongren City, Guizhou Provin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2(6): 77–89, 112.
- [21] 戈大专, 陆玉麒.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乡村空间治理机制与路径[J]. 地理学报, 2021, 76(6): 1422–1437.
GE Dazhuan, LU Yuqi.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China: Mechanisms and Path[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6): 1422–1437.
- [22] 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10): 1837–1849.
LONG Hualou, ZHANG Yingnan, TU Shuangshuang.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1837–1849.
- [23] 唐凛, 董筱丹. 乡村振兴中的空间资源利用制度创新——如何弱化“三产融合”中的空间“隐性剥夺”[J]. 探索与争鸣, 2019(12): 113–123, 159–160.
TANG Li, DONG Xiaoda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Spatial Resources Utilization: How to Weaken the “Hidden Deprivation” of Space in the “Tertiary Industrialization” [J].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19(12): 113–123, 159–160.
- [24] 王永生, 文琦, 刘彦随.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40(11): 1840–1847.
WANG Yongsheng, WEN Qi, LIU Yansui. Achieving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verty-Stricken Region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11): 1840–1847.
- [25]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 王晓毅,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8–20.
SCOTT J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M]. WANG Xiaoyi, tra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4: 18–20.
- [26] 王凯平, 冯悦, 张云路. 改革开放后乡村人居环境发展历程、逻辑与展望[J]. 城市规划, 2022, 46(1): 77–86.
WANG Kaiping, FENG Yue, ZHANG Yunlu. Development Process, Logic, and Prospect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2, 46(1): 77–86.